

國學小叢書

著者 羅根澤  
編輯主幹 王雲五

孟

子

評

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二〇一七)

國學小叢書 孟子評傳 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羅根澤

編輯主幹 王雲五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 自序

史公於孔子爲世家詳紀言行，於孟子則僅與諸子共傳，寥寥百餘言，略而且誤。趙氏題辭，亦未詳敘。後儒紛紛稽討，或爲年譜，或爲考略，或爲傳纂，於是其行實略歷，籠可考見。然孟子生卒，古籍不載，碣定年月，勢不可能，年譜之作，亦云荒矣。考略之流，又病割裂。傳纂善矣，而今所傳者，多載外書荒謬之言，列女韓詩附會之說，至其道術政論，游仕大端，反闕焉。斯所謂倒植者也。根澤幸生後世，得窺魁儒碩士之所考訂，參驗比較，曲直見而史實出焉。愚不自揣，以暇時草爲評傳。於其學術思想，則提要鉤玄，撮論其根核所在，淵源所自，與夫枝幹之演化，後世之影響。於其出處行歷，則依據孟子，參以諸儒之考證，信而有徵者書之，荒謬懷疑者不錄。冀使世人無論習孟書與否，藉此一文，卽能略悉孟子之人格學問及事略之大概。惟立說所自，不標出處，去取微意，弗事說明，易滋疑團，且隣掠美，故凡所引書，降格書之；考案之語，又復降焉；庶讀者遇有懷疑，有所稽覽云。根澤齒稚學疏，誤謬難免，匡正指教，敢望於賜讀諸君也。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羅根澤記。

# 孟子評傳

孟子名軻，字則未聞。

漢趙岐孟子題辭：孟子……名軻，字則未聞也。

清焦循孟子正義：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傅子云：「孟子輿。」疑皆附會。史鄂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爲逸其字矣。」按王肅傳玄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肅何由知之？孔叢子僞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附會，是矣。

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孟子荀卿列傳：案史不書孟子之字。趙岐題辭曰：「字則未聞。」考漢藝文志：師古注引聖證論云：「字子車。」王氏藝文志考證困學紀聞八引傅子云：「字子輿。」文選劉峻

辨命論「子輿困臧倉之訴。」注亦引傅子云，「鄒之君子孟子輿。」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引孟軻傳，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竝云「字子輿。」孔叢子雜訓云，「孟子車。」注「一作子居。」據此則魏晉以來，始傳孟子之字，故正義著之，雖未詳其所得，要非無據，可補史遺。王氏疑爲附會，非也。古車輿通用，如秦三良子車氏，史子秦紀趙世家扁鵲傳竝作子輿可驗。惟居字恐以音同而譌。顏師古急就篇注，「孟子字子居。」廣韻去聲軻字注云，「孟子居貧軻軻，故名軻字子居。」疑非。案孟子字，古書不載，載之自王肅聖證論始。聖證論乃王氏妄製以難馬鄭者，漂渺紕繆，不足爲據。至傅子以爲字子輿，蓋車輿通用，仍襲王氏之誤。孔叢子晚出僞書，更無足采。而輾轉因循，久假成真，博洽如梁玉繩，尤且信之，其他又何足云？甚矣王氏作僞之禍人深也。

其先蓋魯孟孫之後，不知何世，徙居鄒國。

漢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軻騶人也。

漢趙岐孟子題辭：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最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旣以衰微，分適他國。

唐顏師古急就篇注卷二孟伯徐魯桓公子慶父之後號孟孫氏其後稱孟氏焉。

宋鄭樵通志氏族略四孟氏姬姓魯桓公子慶父之後也。慶父曰公仲，本仲氏，亦曰仲孫氏，爲閔公之故，諱弑君之罪，更爲孟氏。……齊有孟軻。

清焦循孟子正義魯桓公生同爲莊公，次慶父爲仲孫氏，次叔牙爲叔孫氏，次季友爲季孫氏，是爲三桓。仲孫氏卽孟孫氏。慶父生公孫敖，卽孟穆伯。穆伯生文伯惠叔。文伯生仲孫蔑，卽孟獻子。獻子生仲孫速，卽孟莊子。莊子生孺子秩。秩生仲孫纘，卽孟僖子。僖子生仲孫何忌，卽孟懿子。懿子生孟孺子洩，卽孟武伯。武伯生仲孫捷，卽孟敬子。入春秋後，其獻子次子生仲孫羯。杜預世族譜以懿伯卽子服仲孫它，生孟椒，椒生子服回，回生子服何，是爲子服景伯，別爲子服氏。孟氏之族，有孟公綽孟之反。孟懿子之弟有南宮敬叔，孟武伯之弟有公期。……孟子旣以孟爲氏，宜爲孟孫之後，但世系不可詳，故趙氏以或曰疑之。

清周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本傳「孟軻鄒人。」漢志同趙岐題辭曰「孟子，鄒人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孟子時改曰鄒，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吳程乃云：

「孟子魯人居鄒，非生於鄒。」譚氏編年略更修其說，云：「鄒爲魯下邑，即說文所稱孔子鄉，叔梁紇所治地。史云鄒人，不云鄒國人，猶子路卞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也。本書自齊葬於魯，因是時有二鄒，慮後人國與邑混，故於喪母大事特書之，明魯爲父母之邦也。趙誤鄒爲邾，邾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孔子所生名故鄒城，去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故孟子居鄒邑，即是居魯。其對鄒穆公不稱臣，而言甚倨，即「鄒人與魯人戰」一語，明爲別國矣。於魯則云：「我之不遇魯侯天也。」以不遇本國之君，老更無可遇，故曰「天也。」」廣業案此言殊謬。史與孟子同傳者，淳于髡齊人，荀卿趙人，不皆繫以國？  
根澤案，不皆二字疑倒。 卽孔門弟子，如端木賜衛人，言偃吳人，亦從無連國字之例，安見單言鄒卽爲魯下邑也？且鄒國與鄒邑，爲字迥異。說文「鄒，魯邑，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從邑芻聲。鄒，魯下邑，孔子之鄉，從邑取聲。」徐鍇繫傳鄒下引增岐通辭，邾國至孟子時改曰鄒，則留反。鄒下引左傳邾人紇，則侯反。 二字形義判然，許叔重書具在，可覆按也。玉

訓同說文。惟鄒下增注云，俗作鄒；鄒注云，論語作鄒。廣韻鄒縣名，在兗州；鄒下亦引說文。又杜預春秋地名釋魯地云，襄十年鄒注，魯國魯縣東南莒城也。釋邾地云，隱元年邾注，魯國鄒縣。文十五年釋注，魯國鄒縣北

有釋。鄒字見孟子書者十，他書或作騶，如史記鄒人，一本作騶人，如始皇紀鄒嶧山，封禪書作騶嶧山。

山，漢書地理志魯國鄆，注故邾國，續漢書郡國志驕本邾國，是也。俗通作鄆，顏元孫干祿字書鄆鄆

注云，上通下正，是也。鄆字見左傳邾人紇，通作鄆，論語「鄆人之子」，孔叢子「還轅息鄆」亦作

鄆，孔子世家「生昌平鄉鄆邑」是也。若鄆邾之字，考古書從無通借。至水經注始譌邾爲鄆，而以

孔子爲鄆國人。其言曰：「魯國鄆山，卽左傳之嶧山，邾文公所遷，故邾婁國曹姓，叔梁紇之邑也，孔

子生此，後乃縣之。」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遂封孔子爲鄆國公，見後周書。隋復封孔長孫爲鄆國公。史記正義引括地志輿地志，輿並作鄆。

實坐此誤也。注略陸德明春秋序釋文又譌鄆爲邾，而云孟子邾邑人。司馬貞史孟子傳索隱云：「鄆

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邾故也。」聖賢梓里，任臆顛倒，此皆五代及唐俗體傳訛，急待後儒是

證者。故羅泌國名紀於聊下特別白之曰：「孔子生處，與孟子之鄆異。」又注云：「或作鄆，非。」極

爲了當。集註考證「聖人之居，在今慶慶府仙源縣，而宋神宗元豐六年，封孟軻鄆國公，元文宗至順元

年，封鄆國亞聖公，俱載正史。今乃混國爲邑，謬假說文欺世，可乎？反葬誠屬首邱之義，然是時壤接

牙錯，不必如後世之士斷，左傳載魯伐邾非一。安知疆田保釋而後，魯地非卽向之鄆地？且係孟孫

之後，則祖墓自應在魯，不得藉是爲魯人之證。左傳哀七年「魯擊柝聞於邾。」漢志魯鄆蕃三縣，



俱屬兗州；魯卽魯國，蕃卽邾國，鄒卽邾文公所遷之釋也。此甚近之確證。不古之據，而以今境計之，合孔孟皆爲鄒人，誤矣。注略至鄒人與楚人戰，正惟自身是鄒人，故援以喻齊。左傳正義引譜云：「春

秋後八年，楚滅邾。」

此卽趙氏所稱或說也。漢志云：傳二十七世，爲楚所滅。水經注楚宣王滅邾。國名紀曰：邾爲魯併，而鄒爲楚併。

意其時楚方蠶食，鄒不行

仁政，而妄與力抗，孟子知其必有後災，適因齊事觸動，遂不覺痛切言之也，乃以是卽知非本國乎？且鄒在春秋賦六百乘，傳至戰國亦在十二諸侯之首，故楚射者以秦燕魏比驥，齊魯韓衛比青鳥，鄒費邾邳比羅鷲，謂其餘皆不足射，則知是時妄思敵楚者惟鄒，故借爲以一服八之證也。魯既父母之國，何與慎子言，直斥其殃民僭越王制？如曰居鄒邑卽居魯，則彼曹交所欲見而假館者果何君耶？鄒君卽穆公，孟子與言必稱曰君，故曹交雖不在公所亦必稱君也。至平公則吾與魯侯對舉，卽知非本國臣民矣。且鄒魯開後，穆公肯復引讎國之人與圖善後乎？閻詠曰：「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言已明白。廣業恐人之好異，使大賢宅里混淆，輒復詳辨之。

清焦循孟子正義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魯國騶二志同，周時或云鄒，或云邾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鄒，漢時作騶，古今字之異也。」

左傳作邾，公羊作邾婁，邾婁之合聲爲鄒，國語孟子作鄒，三者鄒爲正，邾則省文。

案周氏謂邾人徙鄒，遂更名鄒；焦氏謂鄒卽邾，澤未深考，不知孰是。而謂孟子爲鄒國人非魯國人，則二氏全同，可以深信勿疑，吳譚妄說，不足信也。至鄭樵謂齊人，他書不見，蓋涉孟子仕齊而誤。

父諱母氏，無可稽考；惟謂『三歲而孤』則不然也。

明陳士元孟子雜記：軻母仇氏。列女傳元按姓苑『仇氏出梁四公子之後。』

清周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孟子父名失考，孟氏謚名孟母氏亦未詳。張頴孟母墓記云：『舊唯片石，題曰鄒公墳墓，言母氏李，未知何

據？集註載金孫弼謁廟記有李氏之說，疑碑爲金所立。』或云仇氏。音掌。

清林春溥孟子列傳纂：父激也，名公宜也，字母仇氏。見風俗通清任兆麟孟子時事略春秋演孔圖：『孟子

父激公宜，陳榕門曰，名激，字公宜。母仇氏，音掌，穆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

寤。時間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

清施彥士讀孟質疑卷上：闕里志『孟子父激，名公宜，字母仇氏。』

案細讀風俗通列女傳，無孟子父名母氏，不悉陳林二君，何所據而云然，累予數時之檢閱。孫張二記及闕里志孟氏譜，出自後世，不詳所本之說，何可遽信，春秋演孔圖，緯書者流，不足道也。且孟父若名激，何以孟子不諱激？告子篇「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周氏不信，可謂謹嚴有見。至於膠神人云云，無論東西各國，其稍古傳記，對於聖哲豪傑，皆有此等附會，今日視之，不值一哂。

清周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題辭云：『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及注後喪踰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前後雖無定時，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永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則在孟子爲士之後明矣。時年蓋亦四十餘。題辭所謂『夙喪其父』者，特以父先母死耳，非幼孤也。薛應旂四書人物考，四書直解，集語，續文獻通考，闕里志，三遷志遂云：『孟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列女俱無此說。且列女載孟母斷機事云：『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此必非贅恤之言。夫士及三鼎，固非祿祿間事。且去喪母五六十，魯人亦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絕，而臧倉得以行其毀鬻耶？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齋非所自主，臧倉安得譖之？平公安得信之？樂正又安得不辨之？蓋公宜實』

未嘗卒，其三遷斷機，或者公宜出遊，慈母代嚴父耳。『廣業案元仁宗延祐三年七月，追封孟子女，制祇稱其父夙喪，張頴墓碑亦然，則三歲喪父之說妄也。』注略

案讀此可知三歲喪父之說之無據矣。而任兆麟孟子時事略、施彥士讀孟質疑、魏源孟子年表，俱引列女傳云：『孟子三歲喪父。』周廣業所見列女傳無此說，今所見列女傳亦無此說，而三君竟異口同聲，謂列女傳云此；列女傳既有『衣其夫子』之言，何能又有『三歲喪父』之說？此蓋由於一人失檢，而他人輾轉相鈔，遂有此沿誤耳。

生卒年月，史傳不載，稽古之士羣焉搜討。或謂生於周定王三十一年，卒於赧王二十六年。

清潘眉孟子遊歷考生卒：史記索隱云：『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一年，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壽八十有四。』

案施彥士讀孟質疑魏源孟子年表，皆引索隱云此，魏並據闕里志所引，謂近日本有訛，並見後似詳讀索隱而言者，然今本索隱絕無此說，未悉何故。

或謂生於周烈王四年，卒年與前說同。

元程復心孟子年譜：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魯共公五年己酉四月二十，卒於赧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六年□□□□五日，周正建子，改朔不改月也，壽八十四歲，以冬至日終，鄒邑人悲感，遂輟賀正，迄茲成俗。

案程氏年譜，四庫全書題要疑卽譚貞默孟子編年略。

清萬斯同羣書疑辨：孟子生卒年月辨：余按孟氏世譜言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有四。其言似可信，然亦有可疑者：孟子之見梁惠王在惠王三十五年，周顯王三十三年也，以生烈王四年計之，孟子年方三十七，惠王何故稱爲叟？此可疑者一。周自武王元年己卯，至顯王四十六年戊戌，乃得八百年，孟子去齊，自稱「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則在戊戌之前可知。然燕王噲之立，在顯王四十八年，越五年齊滅燕，又二年燕叛齊，孟子因宣王之慙，卽去齊反鄒，是時周已八百有餘歲，則其生當在烈王之前，安王之世，此可疑者二。然魯平公之元年，卽周赧王之元年，平公之欲見孟子，更在其後，以孟子生烈王四年計之，其年當其六十之外，若生於

安王之世。則七十有餘矣。安有七十餘齡之人，尙懷用世而以不遇魯侯爲天意乎？由是言之，其生於烈王四年，無可疑者。惟叟之言爲可疑。然叟雖長老之稱，世亦有尊其人而加以尊稱者，不必以其年也。如漢高帝稱秦人爲父老，其人果皆父老哉？惠王之意，稱孟子亦猶是也。孟氏之宗譜，其言必有所據，若并舍而不從，更將何以取信乎？若孟子之始去齊，卽謂在顯王四十六年以前，亦何不可？

清蔣陳錫等鄒縣志孟子年表：周烈王四年，魯共王五年己酉四月初二日，孟子生。……壬申八十四歲，周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孟子卒。

清潘眉孟子遊歷考生卒：史記索隱云：『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一年，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壽八十有四。』元張題孟母墓碑記據鄒公墳廟碑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也。』陳士元孟子雜記載孟氏譜云：『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卽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卽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有四。』留青日札聽雨紀談並同。四月  
朔生，正月瞿九思定爲烈王四年己酉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卒，年八十有四。按鄒公墳廟碑云：『孟

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考孔子以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卒，後三十五年，實貞定王二十五年丁酉。孟子至魏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逆數至貞定丙申，爲一百十年，其生不在孔子卒後三十五年明矣。蓋後周定王三十五年而生者孔子也。簡王十四年，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定王崩後之三十五年也。他書或言孔子後周定王三十五年生，而孔子譌爲孟子，周定王譌爲孔子，又有周定王三字，遂顛倒錯亂而成此誤，三十七年，亦因三十五年影響附會也。定王在位二十一年，貞定王在位二十八年，皆無三十七年，其誤顯然。潘彥登孟子生日考疑是安王十七年，而安誤爲定，王誤爲三。周廣業從之，謂卒當在赧王十三年。愚謂孟子生卒，史無明文，可考見者，惟索隱爲最古，其生年雖譌，而以卒年存年逆推之，則烈王四年之說爲近。陳士元雜記孟世譜又一孟衍泰三遷志，萬斯同孟子生卒年月辨，皆主烈王四年。

清狄子奇孟子編年：乙周烈王四年注略四月二日，孟子生。按孟氏譜謂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

乙酉，其誤不待言。陳士元謂定王乃安王之誤。考安王止二十六年，自庚辰元，至乙巳陟，並無乙酉，則其說亦誤。闕里志謂孟子生於安王十七年，又非乙酉。惟三遷志則云孟子生於烈王四年乙酉，

以譜謂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逆數至是年，正合此數，今從之。……壬赧王二十六年，年八十四，正月十五日卒。  
注

清林春溥 孟子時事年表後說：孟子生卒年月，史傳無明文。元張題 孟母墓碑記據鄒公墳廟碑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雜記載 孟氏譜云：「周定王三十七年己酉四月二日，孟子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卒，壽八十四。」今考貞定王在位只二十八年，無己酉，己酉在考王九年，下距赧王二十六年，已一百四十四年，不得云壽八十四也。陳士元疑定爲安之訛，然安王在位亦只二十六年，無己酉，己酉在烈王四年，故孟衍泰三遷志所載年表，據瞿九思說，定爲烈王四年己酉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卒，既與八十四之數符，亦與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今百有餘歲合。萬斯同 孟子生卒年月辨引孟氏譜亦然，故今從之。

清施彥士讀孟質疑始生年月考周理衷曰：「孟子生卒，史記不載，小司馬索隱謂卒於周赧王之二十六年壬申，享年八十有四，留青日札聽雨紀談並同。獨其所生之卒，索隱謂在周定王三十一年，日札紀談又作三十七年，瞿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十餘年，孔子乃生，年次甚左。若以定王爲貞定



王，去孟子卒時亦百四十餘年。且定王在位止二十一年，貞定王在位止二十八年，安得云三十一年或三十七年哉？因定以爲烈王四年己酉，與八十四歲之說合。禮樂錄謂孟子卒年七十四，近四書類典賦年表載孟子生於周安王七年丙申，注壽九十七，并無據。按孟子子生年，衆說不一，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壽八十四，衆說所同也。周氏定以爲生於烈王四年己酉，與八十四之數合，近曹寅谷前輩亦據孟氏譜推之以爲己酉生，今從之。又卒年月日考：鄒縣志壬申八十四歲，周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孟子卒。古碑云：『孟子卒於冬至之日，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至之禮，遂以成俗。』李隱云：『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按孟子卒，志以爲十一月十五，李氏謂正月十五，二說不同。然古碑云，卒於冬至，鄒俗因之廢賀禮，載諸邑乘，必非無據。今以天元曆推之，癸酉天正月，壬子朔冬至，戊午係月之七日。壬申天正月，戊子朔冬至，癸丑係月之二十六日。惟辛未歲天正月癸巳，日亥初，合朔時曆。稍後數刻則爲甲午，朔戊申，冬至恰月之十五日，而在曆爲十一月，在周季爲正月，所謂千歲日至可坐而致，本無不合。而計年則有一算之差，何歟？姑識之以俟考云。

清張曜等重纂三遷志年表：孟子生卒年月，史傳無徵，舊志據孟氏世譜定爲周烈王四年四月二